



面朝大海

霜降了,让老家变得冷冷的美艳。薄薄的晨霜,让灰瓦变白,小草挂珠,枫红菊黄;看池里,蛙鼓声退,荷残骨坚;望芦荡,草木落银,苇叶摇黄;观河岸,霜花白,紫烟生。

霜降了

□陈宝林

寒风起,苍云落玉树,霜降盐城西乡,秋已走到了深处。

霜降了,让老家变得冷冷的美艳。薄薄的晨霜,让灰瓦变白,小草挂珠,枫红菊黄;看池里,蛙鼓声退,荷残骨坚;望芦荡,草木落银,苇叶摇黄;观河岸,霜花白,紫烟生。一份凝华,一份旖旎,让故乡的秋色更清新,空气更清爽、明净。正如诗人所描述的那样:“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质傲清霜色,香含秋露华”。霜降后的故乡,肌肤如霜白,确似冰清玉洁的女子般美丽、惊艳。

霜降后,寒风将田野的绿色卸了妆,虽没了昔日的万物勃发,没了往日的激情,但这不是凋零,而是从热烈走向平淡,从葱茏走向金黄,从成熟再走向新的希望。瞧,麦田里,刚发芽的麦苗,已经钻出了泥土,早晨的薄霜,在阳光的照射下,变成了一颗颗露珠,挑在嫩绿麦苗的叶尖上,滋润着麦苗,为麦子的健康成长贡献着必要的水分,让丰收的梦有了归宿。

霜降后,棉花笑得裂开了口,像个傻傻的村姑,大大咧咧地站在田里,向人们炫耀丰收的喜悦。一串串红辣椒高挂在农舍的屋檐下,向人们展示农民生活的红红火火。几株晚熟的玉米像聪慧能干的小媳妇,头飘发穗,怀抱婴儿,在田边张望,等待着打工郎的远归。

霜降后,人们的生活又多了许多体验。被霜打了的青菜,更绿、更嫩、更鲜,桌子上的一碗青菜烧猪肉,大多数人会宁吃青菜不吃肉。霜后的韭菜,更青、更软、更可口;霜后的柿子,更红、更甜、更诱人,更能让人顿生相思之情。霜降后的萝卜,少了些苦涩之味,更多的是又甜又脆,家家都会做五香萝卜干,或用萝卜烧肉,香味能飘好远。

北宋文学家苏轼有诗曰:“千树扫作一番黄,只有芙蓉独自芳。”这是文人的感叹。霜降后的故乡,芙蓉独自芳,农民更繁忙。他们既要去收获,又要去播种,欣喜地去收获今年,努力地去播种明年,期待着来年春的萌发和生机盎然,好去迎接一个新的百花烂漫的季节,去点燃新的希望。

你看,黑色的公路上,小轿车、货车来回不停地穿梭;弯弯的蟒蛇河里,运输船、捕鱼船的歌声清脆嘹亮;小镇上的集市,人来人往,叫卖声响彻云霄,好不热闹。正如大诗人刘禹锡所写的那样,故乡的秋日更胜“春朝”。

霜降后,是母亲亲亲遥寄送暖的季节。霜降后的日子,人们会给远在天国的亲人送去一份温暖的寄托和思念,是心灵、血脉的传承,更是不能割舍的情感延续。

我爱霜降的故乡。

浪花朵朵

我感觉,童话般的秋天,被我领回了家。看一眼,美一回,醉一季。

秋叶如蝶

□陈文祥

一场秋风一场醉。

秋风起,秋叶飞。各种各样的秋叶,悄悄涂抹秋霜后,一如出嫁的新娘,蝶变成红色、金色、粉色、墨色,蝴蝶一般成群结队地起航,开始飘飘荡荡,优雅雅,纷纷飞向大地的怀抱。

草坪上,小径旁,树林间,或卧,或躺,或侧,或叠,一枚枚自带光芒的树叶,如一个个精灵,随心所欲地沐浴在秋阳下,五彩斑斓,美不胜收,恰似一幅幅油画。

在我眼里,四季的叶子,当数秋叶最美。自然,有人不放过表演的机会。玩心重的秋叶,借着风势,学孙悟空翻筋斗云,来到池塘、小溪甚至大河,像一艘艘小船,漂浮在水面,蓝天白云倒映在水中,秋叶如花毯盖在头上,要多美,有多美。我赞叹,这是大自然的馈赠,这是秋天的童话。

我走进秋天,心旷神怡,带着淘宝的心情,在铺满秋叶的鹅卵石小径上,捡拾一片片心爱的秋叶,带回家,放几片在写字台上,当书签夹在书页中,养几片在有水的玻璃瓶里。我感觉,童话般的秋天,被我领回了家。看一眼,美一回,醉一季。

自古逢秋悲寂寥。甚至有人一提到秋叶,就联想到枯枝败叶。

其实不然。从青绿诞生,到落叶归根,秋叶,也仿佛人生。

有友在朋友圈,晒他九岁女儿的杰作,彻底惊艳了我。一枚枚秋叶,在一把剪刀一瓶胶水的结缘下,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一幅幅树叶画,童话般展现出来。法国雕塑家罗丹说,生活中从来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只要我们怀揣一颗感恩的心,落叶,就是秋天的童话。

飞吧,飞吧! 秋叶,你是秋天的蝴蝶。

诗路花雨

不经意间(外一首)

□贺一新

每片生动的叶子上
都站满了阳光
一阵微风吹过来
树叶轻轻晃了一下
阳光也跟着晃了一下

这些细小的变化
像鸟雀不经意之间
抖落的一根羽毛
它的轻盈,覆盖了
另一种沉重

突然忘记想起的事

想起的一些事
有时突然就忘记了
看过的风景
一转身就错过了
抓住的事物
瞬间就消失不见了
走过的路蛰伏在远方
青草覆盖了浅浅的脚印

记忆的海浪
拍打着岁月的沙滩
多少人走着走着就散了
多少花儿开着开着就谢了
时间冲淡纷繁的过往
该忘记的都忘记了
生活,在不断地遗忘中
变得简单而纯粹

一方水土

眼下正是芦稷成熟的季节,那浸润在芦稷香甜里的村庄,在我的记忆里又鲜活了起来。

芦稷熟了

□谢建骅

金秋十月,凉风送爽。地里的芦稷成熟了,高高的芦秆,摇曳的红穗,飘逸的叶片,就像是手持彩练当空舞的仙子,让人好欢喜!

芦稷是高粱的别种,学名糖高粱。又叫芦穰、芦黍、甜芦粟。在乡下,我们都叫它“甜大梢”,夏秋时节,芦稷个头高约丈余,当它头顶的穗儿扬起黑红黑红的脸庞时,即成熟了。咀嚼起来,汁水很甜,是人们秋季喜欢的甜味小品。

自从记事时,母亲就年年都栽种芦稷,春天,天气暖和了,她在小菜园里选一块空地,整上细土,撒上芦稷种,浇上水,用塑料纸盖上,没几天,绿针似的幼苗便从土里钻出来了。等秧苗长到一拃高的时候,就可移栽了。

芦稷苗的适应性很强,不择土壤,不选地形,家前屋后,田边地角、桑园瓜地等都是栽种的好地方。芦稷所占的地方与空间很小,易栽易活,无须除草管理,忌打农药,是天然的绿色食品。

长成后的芦稷,青翠的枝秆,绿而长的叶片,随风飘逸,不久,芦稷的顶端就冒出了一个纺锤似的穗子,又像是爱打扮的少女插在头顶上的绿宝珠,风吹珠摇,煞是美观。

芦稷是十分坚强的植物,看似修长而柔弱的芦稷,它网状的根须紧紧扒附着土地,夏日,一场疾风暴雨过后,别的植物都经不住暴风雨的肆虐,东倒西歪,唯有芦稷依旧站立在那里。

芦稷快要成熟时,也是我们嘴馋的时候,常去摸摸这棵,弄弄那棵,那一排一排袅娜多姿的芦稷,经夏日暖风一吹,枝干晃动,绿叶婆娑,芦稷上的绿宝珠慢慢地变成了红宝珠,随风摇晃,仿佛在向我们招手致意,把我们撩拨得垂涎欲滴,只想早点品尝它的甘甜。母亲告诉我们:“要等芦稷的穗子由绿变紫,芦稷就成熟了。”

一天,母亲劳动回来,拿上镰刀,叫上我,说是去地里割甜大梢,这可把我乐坏了,终于等到了这天。母亲选几棵成熟的芦稷割下,掰去边叶,扎成小捆,扛了回来。

吃芦稷,是讲究方法的,起初,我们不会吃芦稷,急不可耐地拿起芦稷就用嘴咬。母亲马上纠正说:“不能这样,会伤着嘴的。”母亲拿起一段剥好的芦稷,先用牙齿咬住一节芦稷的顶部,轻轻往下撕开,去掉外面的皮,边撕边提醒说:“甜芦稷的皮薄,很容易割破手指和嘴唇,一定要小心。”经母亲的示范,我也没觉得去皮的困难,只觉得芦稷的水分足,嚼在嘴里有一种脆生生、甜津津的感觉,十分爽口。

芦稷浑身是个宝,叶子喂猪羊,根皮做柴火。那时,吃芦稷时,母亲先割下穗头扎成把,挂在屋檐下晾,入冬农闲时,取下芦稷穗,留下种子,其余的抹下穗粒喂鸡鸭,芦稷穗苗用来扎扫帚,扎出的扫帚既漂亮,又耐用。

离开家乡后,我很少吃到那甘美的芦稷了,有时路过菜场或地摊时,也看到地摊上摆着的长长短短的小青棒,我一眼就看出这是芦稷,便毫不犹豫地买上一些带回去。嚼着甜甜的芦稷,我的思绪又随着阵阵秋风,飘向了遥远的故乡。

眼下正是芦稷成熟的季节,那浸润在芦稷香甜里的村庄,在我的记忆里又鲜活了起来。